■責任編輯：張岳悦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墮落星圖

大衛哥連堡（David Cronenberg）的新片《墮落星圖》(Maps to the Stars)令他的影迷耳目一新。

看哥連堡早期的電影，容易被他作品中怪異的昆蟲和異形嚇至目瞪口呆。好端端的一個男人怎麼會長出一臉濃而潰爛的瘡，且逐漸發出惡臭，變成了蒼蠅？為甚麼一件傢具、一個盒子會像人一般移動及說話？慢慢地，您自然會聯想到精神分析、潛意識、符號、夢與象徵。

現在哥連堡索性把象徵轉回成為直接的人性，給它一個思覺失調的簡易藉口。或許潛意識不再比瘋狂更真實，而每個人，特別在浮誇虛飾的荷里活，不可能不盡顯癲狂的本性。

上一個夏天在荷里活當遊客，踏上星圖巴士去看明星的住所。啊，這是史泰龍的別墅！看那泳池多大，不知道他是否就坐在旁邊的酒吧聊天？這是珍妮花·羅柏斯離婚前大事裝修的新居，豪華極了，但抵擋不住脆弱的婚姻在破碎。噢，賈斯汀·添巴迪的房子豎起了連綿的籬笆，就是要防範看星圖的陌生遊客。看，他的狗失蹤了，尋狗海報就貼在他的城堡外頭……

電影裡的藝人生活一團糟，說話不堪入耳。每人都不快樂，甚至沮喪，背負着難以啟齒的秘密。此等秘密不斷蠶食他們的心靈，特別是活在如此病態的環境，沉溺而不能自拔。

比華利山明星購物基地的洛迪奧徑、乾旱成災的天氣、每隔兩個街頭便屹立的小消防局……都是不適宜健康人士居住的地方。星圖如果不是墮落，便也是個找不到出口的迷宮，除非連根拔起。

古今談

范舉

日本全力對中國搞破壞

許多人都會奇怪，為什麼安倍的政府，不參加「亞洲投資銀行」？這樣不是使到日本的企業失去了許多投資的機會嗎？

原來，安倍的政府擔心，日本一旦參加了亞投行，就沒有辦法包圍和壓制中國的部族鐵路計劃。目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是日本的兩倍，假如讓中國接通了中亞五個國家、東南亞、印度、巴基斯坦的高速鐵路完成，大約七年之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是日本的四倍。日本根本沒有能力和中國抗衡，更加沒有辦法侵佔釣魚島。

所以，安倍的政府雖然受到了日本企業的大力反對，仍然決定不參加亞投行及成為亞投行創始國，所以日本也不會配合中國連接世界各地的高速鐵路計劃。安倍的政府準備利用日本當家的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日本的發展援助低息貸款，拉攏東南亞國家，拖慢或者停止中國的高速鐵路計劃，煞停中國的經濟發展。什麼國家要獲得亞投行的貸款，日本就會游說，有關的貸款利率太高了，我們日本有發展援助低息貸款，可以低到一厘到兩厘利息，還款期可以長達八十年，所以你們不應該為了高速鐵路向中國或者亞投行進行貸款，如果你們建設高速鐵路，日本也願意投資，日本就是要進行切斷中國的亞洲各國鐵路網互聯互通的計劃，斬件上馬，這樣鐵路將無法連接起來。因為信號系統和各種制式都不一樣，要重新結合起來，就要進行第二次投資改造。日本所採用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

所以，日本最近不斷發展和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並且向這些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和軍事結盟的條件。在領土問題上挑撥離間，日本宣布要站在這些國家的一邊，支持他們對付中國。有一些國家也明白日本的承諾並不可靠，但是他們也懂得既然日本和中國在很多問題上都對立，他們便左右逢源，利用矛盾，一會兒親近中國，一會兒親近日本，從中搞平衡，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日本人說，向中國進行貸款不划算，人民幣是硬通貨，不會貶值，而且會升值，很可能你們借了人民幣，將來要償還更多的債務。如果和日本合作則不一樣，日圓不斷貶值，而且利率比較低，還款的年期又很長。所以，如果缺乏基本建設，就可以利用亞洲開發銀行或者日本的發展援助貸款。不過，日本的發展援助貸款每個國家只能求貸二十五億美元左右，杯水車薪，日本企圖用發展援助貸款阻撓發展中國家利用亞投行興建中國的高速鐵路，彈藥不足，是沒有辦法和中國抗衡的。這一套辦法，短期可迷惑個別的國家，但不能長期起作用。

雙城記

何冀平

最愛西湖二月天

新編歷史京劇中，田漢先生的《白蛇傳》應排第一，各劇種流派演過數千場，還將傳唱千古。筆者最愛第一場。

早春二月，千年蛇精化做美女，從峨嵋山飛降西湖，遇到掃墓歸來的翩翩少年許仙，開始了一段有情有淚、悲天憫人的故事。這場戲主角自不必說，有個小配角十分討喜，划船的老艄公，在一旁說閒話，講笑話，唱小調，插科打諢。「最愛西湖二月天，輕風細雨對愁眠，百年修來同船渡，千年修來共枕眠」。

前幾日應邀到杭州，正是農曆二月尾，西湖最美的二月天。主辦方是杭州地頭，開會之外安排了不少經典去處，這一日是遊西湖，吃「樓外樓」。「樓外樓」坐落於孤山之麓，面對西湖，江南式的飛簷角樓，像山光水色中一顆寶珠。杭州人有個習俗，凡有賓客，必到樓外樓，不上樓外樓，似乎沒有盡到地主之誼。樓外樓，創建於清道光二十八年，有一百多年歷史，據說是一個落第文人，與妻子由紹興東湖遷至錢塘，定居在孤山腳下的西泠橋畔，捕魚謀生，因夫妻雙雙從魚米之鄉的紹興而來，在烹製鮮魚活蝦方面有特長，加上有文化，自然菜品出眾。本來當日杭州好友相邀一聚，但我已多年未到「樓外樓」，想稍坐一刻。

一進樓外樓大堂已覺不妙，本來放二三十圍枱的地方，生塞進五六十圍，枱挨枱，人擠人，把那幅「一樓風月當酣飲，十里湖山豁醉眸」的楹聯，遮得找不到了。我安慰自己，樓好自然遊人多，可以理解，只要菜品好；一早擺好的精選六小碟冷菜有些失準，前菜不算數，只要主菜好；以秀美聞名的杭菜放在粗重的瓷盤中，也能理解，不重美器，只要菜好；待吃過不夠脆的炸響鈴，肉質粗柴的東坡肉，味道不太鮮的龍井蝦仁、叫化雞，就等那道最有名的西湖醋魚了。「西湖醋魚何處美，獨數杭州樓外樓」，可惜，名魚上桌依舊失望。下邊好像還有蜜汁火方、火腿蠶豆、火踵神仙鴨……十道名菜吃了五道，已不必再等，電影看過第一本已知全片。

出了樓外樓，直奔上天竺法喜寺，車在青山綠水中穿行。天竺山有三寺，均係杭州名剎，已過千年，清高宗乾隆命名上中下三竺為「法喜寺」、「法淨寺」和「法鏡寺」，三寺深藏林間山谷，由下而上，寺宇秀麗，景色清幽，高僧輩出。上天竺東至龍井，南至琅璫嶺，左通五雲山，下止梅家塢，朋友們相約的私房菜館，就在梅靈路。聽聽這些地名，已讓人半醉，遠非牛街、新街口、東西單可比，真是鍾靈毓秀，山嵐雲影。

的士司機是外鄉人，不知法喜寺，遑論梅靈路，把我們放在路邊一個停車場，就調轉頭忙着去西湖接客了。朋友從青山中跑下來，帶我過綠蔭，穿石板路，見到掩映在翠綠山間的「江南驛」。

百家廊

袁星

瘸腿人，母子山（下）

沒給資金支持，出份力還是應該的。早期植樹那半年，我沒抽出時間。二零一四年夏才去幫了兩天忙。挖掘機從山下，磕頭一樣往前挪。大鏟子在前，扒拉一鏟子土石，填到窪處，轉一圈抵在車後，顫巍巍支撐住，履帶就能小心翼翼朝前擠一小截。等履帶陷在新挖的坑裡穩住了，大鏟子再重新轉到車體前面，試探着去抓下一鏟子。從山下到山頂，我的心一直懸空着，四五十度的斜坡，土鬆嶺滑，萬一停車不穩，挖掘機就會連人帶車翻滾下去，毫無阻擋，一直滾到底。

謝天謝地，像走鋼絲一般，挖掘機有驚無險到達山頂。從山頂的南邊到北邊，還有三四里路要啃。堅硬的岩石，雜亂的荒草，像無賴似的阻擋在前。霧說來就來，幾分鐘工夫就濃到對面看不到人。不能前行了，挖掘機停在山頂南邊等待。過了幾分鐘，起風了，傾盆大雨和狂風一起，幾乎是橫掃過來。人在山頂上，沒有避雨的地方，只好雙手遮臉，任其擊打。

雨霧過後，東風更勁，暑熱被這場突然降臨的大雨驅逐，令人連打了幾個寒噤。

山頂的風，是橫着吹的，彷彿一下子就把夏季吹成了冬。

冷啊！冷！

猶豫片刻，挖掘機再次啟動，前進的過程更難了。幾百斤上千斤的岩石，和雨後的黃泥鑲嵌黏糊在一起，滑溜溜難以掘出。開挖掘機的師傅很賣力，大鏟子和岩石碰觸的火星子在泥水中一股股綻放。泥水在雜草中突圍流淌，踩上去一腳接一腳摔倒。只有黃泥土的地方，鬆軟處一下沒到腳踝，抽出腳還得用手去摸鞋，像是在河裡逮不聽話的泥鰍。

跟着挖掘機開闢的大路前行，尚且舉步維艱。

之前栽上的那二十多萬棵樹，是怎麼栽的？一個瘸腿的人，一瘸一拐，手腳並用，亦走亦爬，從沒有路的山下，把樹苗一捆捆扛到山上，再去山下一桶桶地挑水澆灌。這，只有磨破了的一雙又一雙鞋子和劃爛了的一身又一身衣服知道，只有滿手滿腳的老繭和血痕纍纍的肌膚知道，只有因過度勞累而愈發黑瘦的身形知道。這個身形，被母子山上的大風削瘦了，磨矮了，吹彎了。

沂蒙山區，以山東海拔第二高的蒙山和唱響全國的《沂蒙山小調》為大家熟知，作為革命老區，沂蒙人的堅韌不拔和吃苦耐勞，在這個只有一米六高的瘸腿人身上，在這個一度被眾人遺忘的母子山上，也展露無疑。

二三十萬棵樹，一條大路，在瘸腿人的一再堅持下，在六七百個日出日落，花費了幾十萬元，虧欠了無數人情後，從無到有，屹立於母子山上。

瘸腿人得到的，是周圍鄉鄰的敬佩和讚嘆，還有一大堆沒捨得沖洗、刻錄的與母子山拓荒植樹有關的數碼照片和視頻。

二十幾年前，我們這個小鎮出了位在全國小有名氣的村支書，他帶領九間棚村民，鑿山開路，架電修渠，用無數汗水讓窮得叮噹響的九間棚富裕起來。

而今，在距九間棚不足十里地的母子山上，在比九間棚更高更貧瘠的母子山上，一個孤獨的簡易房子，悄悄站立起來。這裡住了一個既黑且瘦、既矮且瘸的人。他犯過錯，入過獄，在經過數年勞教後，浪子回頭、洗心革面了！是懺悔和奉獻，支撐着他在此住下去。

我問：「這山上栽的樹，旱死的多麼？」

他答：「死了再栽。」

我問：「栽滿了你去哪？」

他答：「三年五年能栽滿？」

我問：「三五年後呢？」

他答：「只要國家不攆我走，我還住在山上。」

我問：「幹什麼？」

他答：「栽上樹，再替國家看樹。不讓人家破壞。誰破壞誰賠！」

我問：「你義務栽樹看樹，沒有收入怎麼生活？」

他答：「在山上隨便種點地瓜豆角，就夠吃了。」

生活在母子山附近的鄉鄰，上過母子山的，不足百分之五十。這百分之五十，上去超過三次的，不足百分之五十。而每年能上去一兩次的，不管出於什麼目的，都寥寥無幾。因為上一趟山，就跟病驢拉磨似的，得喘一整路。

山荒，風大，沒風景，沒人煙。

上去還怪滲人的，誰肯去？

在母子山東面的一個小村裡生活了三十多年，植樹修路前，我只上去過一次。十多歲時，別處山上的柴禾都被拾光了，迫不得已才和村裡人一道，隨母親去拾了次柴。

再一次去母子山，瘸腿人正在吃飯。木板和石片搭建的簡易石頭房子裡，非常昏暗。一張簡易的舊木桌，一個簡易的火爐子，一根粗糙的電線接着一隻那種最最普通的鎢絲燈泡。幾個冰涼的碗盆，落寞地呆在角落裡。爐子上煮着從山下提來的水，瘸腿人攥着一個煎餅在啃，菜是鹹菜，和新拔的幾根大葱。

兩條小狗，用半截鐵鏈半截布條拼接成的繩子拴在石頭牆圍成的院子內，守在門檻一側，見到生人，汪汪亂叫。

看到他，我想到了一個我們這裡已經消失多年的行業——護林員。二十幾年前，我們這裡的護林員有個通俗的稱呼叫「看山的」。但他不是「看山的」，看山的有錢領，得請。

母子山上的樹苗，能不能消除一場大城市的霧霾天？

我不知道，興許瘸腿人知道。

他在山下鎬刨手挖了一口水井，一米半深，澆樹得用，他和狗也得喝。

一米六的身高，瘸着一條腿，兩千餘畝荒山，二三十萬棵樹，一條通車的大路，這原本好像是一堆根本無法串聯的語句，這好像是誰的狂妄醉話，這好像壓根就是虛夢一場。

然而，全都不是，這是事實。

■母子山景。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黃金四十八小時

梁冬陽醫生告知，由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辦的「二零一五家庭健康月免費講座」，明日（二十五日）有「中、西醫教你如何預防流感」的講題，我是頗期待的。

甲型流感在這個冬、春交替季節來勢洶洶，天天都有十人八人死於流感的報道。正當惶恐不安之際，朋友中竟有游泳健將感冒高燒，去看了家庭醫生，醫生剛剛去了度假，診所的駐診醫生只處方一般的感冒退燒藥，然而一天過去，還是不退燒，他的家人感覺不對路，打電話去診所，為何沒有處方特敏福？診所醫生說，因為診所沒有流感測試，只能當作一般感冒處理。他提出建議，如果想知是否甲型流感，可到私家醫院做快速測試。

朋友本來堅信自身復元能力，但在家人的「押送」下，深夜到私家醫院看門診，要求做快速測試，不足一小時就出報告，證實中招患上甲型流感H2N3，醫院馬上處方特敏福，吃第二粒藥後才開始退燒。醫生說，死於流感的多是併發症，特敏福是要在黃金四十八小時內服用，否則會有抗藥性，朋友幸好把握了黃金四十八小時，才使特敏福發揮了作用，不致有其他併發症。

朋友體驗戰勝甲型流感的病例，有兩點值得我們參考借鏡。第一，在流感肆虐高峰期，一旦有流感病徵，不要看診所醫生，要到私家醫院去，因為醫院才有流感快速測試，可以及早對症下藥；第二，要相信科學，不要錯過藥效黃金四十八小時。

「二零一五家庭健康月免費講座」的實用講題不少，好像我們日常花不少金錢購買健康產品，一心進補修復健康，究竟怎樣選購才用錢得法？你可以面對面跟藥劑師請教《如何選擇中西健康產品》。

五月九日（星期六）中西醫論癌症預防和調理、四季養生、藥膳療法。

如果有時間，到亞皆老街醫管局大樓聽講座，增加抗病的知識，惠己及人，還可參加幸運抽獎，免費獲得「X光骨質密度測試」或婦科檢查哩。報名：2833 6131。

演藝蝶影

小蝶

鋼琴家奧巴馬

最近我被邀請出席一個籌款演唱會。為善最樂，既可籌款做善事，又有音樂可聽，我當然樂於奉陪。這個名叫《善學好友慈善演奏會》的重點是幫助內地患有弱視的貧困兒童籌款。演唱會嘉賓眾多，其中一位表演嘉賓卻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同父異母弟弟馬可·奧巴馬·狄善九。我可真的不認識這位奧巴馬先生，於是跑去問一位喜歡音樂的朋友。沒料到她給我的答案更加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帶點喜劇成分。她說：「噢！據說奧巴馬有一名弟弟在深圳開了燒烤場，我正想北上到他的燒烤場BBQ哩！你要不要來？」我聽得下巴也掉了下來。我想向她請教的可是鋼琴家奧巴馬，但她跟我談的卻是燒烤場奧巴馬！到底二者是不是同一人呢？

當晚演唱會由馬可·奧巴馬表演壓軸《瀏陽河》和《降B小調夜曲(作品9 no.1)》。不說不知，原來他是一位著名的鋼琴家、作家、藝術家和商人，已經出版了三張古典鋼琴鐳射唱片和兩本著作。他已居於深圳十四年，能操流利普通話。為了加強東西方文化交流，他更擔任志願形象大使和特奧會形象大使，同時亦是「馬可奧巴馬狄善九基金會有限公司」的主席，很愛幫助有需要的人。雖然他與美國總統只有一半相同的血液，但從觀眾席往台上看，兄弟二人足有八成相似。不過，我始終沒有搞清楚他是否同是燒烤場老闆。

除了馬可·奧巴馬之外，演唱會嘉賓還有韋綺珊、湯寶如、李蕙敏三位曾經憑某些首本名曲在樂壇走紅的歌星。人的際遇很奇怪，李蕙敏當年的《你沒有好結果》紅得發紫，可惜之後多年運氣不佳，在歌壇沒有繼續好好發展，現時演唱的機會不多。湯寶如出道時與她合唱的是張學友，想不走紅比要走紅難得多。之後我不知道她在人生路上發生什麼事情，她似乎沒有好好地乘時來風送滕王閣，將歌唱事業再推上一層樓。既然命運要韋綺珊去年再度走運，她就只好順應天命，行大運罷了。二十五年前的一首舊歌竟然在電視翻唱後便送她名與利，今天站在台上也特別有自信。

演藝事業除了才藝之外，還要講求表演者的努力、運氣和觀眾緣。很多表演者雖有實力，但就因為不同的理由沒法成為大明星、大歌星。不過，很多演藝工作者都表示只要能夠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名利多寡他們也不會太過介懷的，畢竟總比有夢難成的大部分人更幸福啊！

此山中

鄧達智

顧媚，繁華不如夢

顧媚為自傳新書《繁華如夢》娓娓道來：「那些笑聲，那些淚痕，都已消失在蒼茫的夜色裡，只有那遙遠處千疊的雲山，仍見不到盡頭，我已走得步履蹣跚，不如停下腳步來與你共享一杯清茶，為你訴說一些遙遠的小故事，緬懷一下那逝去的時光……」

不錯，那些小故事發生的時間，數字計算上很遙遠。

逝去時光發生的地點沒改變，可面目全非，再認無門。

但人情世事發生過，並非就此撒手塵寰煙消雲散，老事物例如顧媚唱過的金曲：《不了情》、《露珠兒》、《小雲雀》、《山歌》、《人間天堂》、《母親你在何方》……依然繞樑三日，懂得欣賞者百聽不厭。

水墨大師顧媚畫的畫，國際間，早登大家之位。

她的歌與畫，肯定後世流芳，印證她走過的繁華並非夢幻，而是步步蓮花，長路走來芬芳瀰漫。

《繁華如夢》是成長於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人不可不讀的一本書，充盈而生動的小故事印證我們成長時的好些傳奇人、事、物。它也是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幾代對香港往事關注、研究的佐證對象。不論生於何時何地，這書充滿濃厚的人情世故，讀來不被時間阻隔，只見常青。

轉型不容易，從一個大眾已認同的身份轉到另一個領域，當事人必須具備非凡勇氣，敢於拋開既得名利，踩上前途未知之數的鋼線。顧媚提供了非凡的Model，人生原來有Take 2。放下著名歌星身份，轉到挑戰更高的畫壇，相信當年不少人以看閨秀派出出風頭，裝飾尋常日子的角度看顧媚畫畫。沒有辜負她的心志與孜孜不倦的毅力，離開歌壇往後的數十年，顧媚由當年知名女歌星之一，轉型突破為獨當一面畫壇大家，透過《繁華如夢》得睹大師走過長路，好讀、動人、字裡行間感受綿綿勉勵，謝謝啊，顧媚姐姐！

■《繁華如夢》。 作者提供